

快乐家园



丈夫病了。此刻他正躺在床上,盖了三床大棉被,只露出一个小脑袋,一头黑发张牙舞爪地立着,那张黑得少见瘦得可怜的脸看起来就如我的拳头样大小。窗外,世界暖成一片光辉。有孩子在楼下欢快地嬉闹追逐,从邻居家的手机里土匪似的闯进来很响亮很高亢的歌声:“不知道你现在好不好,是不是也一样没烦恼……”

昨天解决了一口高难井,弟兄们甩开膀子大干了整整一天,别的井队都没干下来,唯独他们胜利了。只是太累了,想不到在等值班车的时候会躺在冰冰的井场上睡着了,更想不到如此就感冒发烧了。他一副很骄傲的样子。那些美妙的计划看来只有我独自去完成了。那张为了出气吓唬他的离婚申请书赶快烧掉为好,不管怎么说,他还是回来了。虽然病病歪歪被人架着回来了。我的一颗整天吊着的心也好歹放下了。看他的样子,说不定能在家待一个星期。不能为求我的心理平衡而在这几天难得的日子里,再添几丝不快。

搅团三味

孙文胜

美食搅团,秦人都很熟悉。尤其是女人们,一说起搅团就滔滔不绝,口里生津。有个南方文友很奇怪,问我:“搅团到底为何物,难道会比鱿鱼海参、鲍翅燕窝好吃吗?”我说是的。她让我发个照片过去,我就照了几张汁水多、辣椒红、炒菜多的照片让她看。她发个撇嘴的表情说:“不就是一碗面糊糊嘛。”我不能说她的不对,但我清楚她是不解其中奥妙。

搅团要先和面。和面水要凉,这样面粉易化开,不结疙瘩。面发和好,就往烧沸的开水锅里倒,边烧边搅动。等到锅里没了疙瘩,面糊糊有了亮色,就算完成了第二道工序。面糊糊的稀稠,要以擀杖挑起能挂面糊为原则。太稀,不算搅团;太稠,发硬,不好吃。

搅团要好,七十二搅;搅团要粘,屁股抡圆。“搅”,是搅团制作的不二法宝,满锅划圈,方向不变,既防粘锅,也释散面疙瘩。搅至面水相融,不分你我就算成了。乡下人打搅团,锅底架柴火,锅内擀杖搅动。一个人搅不动了,换另一个人。两口子你搅我烧火,我搅你烧火,配合默契。那份快乐,那份激情,你要是看到了,肯定会说“举案齐眉”“夫唱妇随”这两个词的认识,上升到一个新高度。

搅团的吃法大致有三种。一曰水围城,二曰凉鱼鱼儿,三曰凉片片。“水围城”,是热吃,即调好汁子,舀一勺热搅团在碗里动,碗转半圈,又换个地方吃。吃的时候不能急,要不会烫了嘴,烧了喉。其实,这种吃法更接近于“品”。有次,我带一个城里的朋友吃搅团,搅团一端上来,他就用筷子呼啦呼啦搅了几圈,再看碗里,那就是一团五颜六色的黏糊糊,全没了水围城的感觉。凉鱼鱼儿,是用漏勺漏出来的。漏的时候,底下一盆凉水,勺抬高点,鱼儿就细长,落低一点,就粗点儿,全凭个人喜好。凉片片,是热搅团放在盘子里晾凉,吃时,切成小块儿,调上蒜泥汁子就成。

说起吃搅团,男人有时候很虚伪。明明手里端着一大碗搅团,嘴里却埋怨媳妇又给他做了顿“哄上坡”。巧媳妇做的搅团清爽,调的汁子有味,男人吃一碗想两碗,吃了两碗想三碗,妻子虽然吃胀了,可是搅团不耐饱,等到出门干活爬坡,肚子叽里咕噜又饿了。心里有怨言归有怨言,回家还要吃搅团。

媳妇们吃搅团,对配菜可是很挑剔。炒菜,就炒野菜或者韭菜,要么就吃腌制的酸芹菜、酸芥菜。盛一碗凉鱼鱼儿,浇上酸菜,再放上红辣椒和韭菜,酸酸辣辣、红红绿绿,吃起来,那个叫畅快,那味道真不知该咋形容。小时候,我也特别爱吃搅团。白玉米面、黄玉米面搅团都吃过。有一阵子,农村到处种高粱,打出的搅团都是粉红色。一开始害怕不敢吃,后来,吃得顺了口,还不愿意吃白的了。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。



长安不知几万里

武沁园

周五下班,微风不燥,一时兴起,买了晚场的电影《长安三万里》,去看大唐群星闪耀时。

那是一个落日余晖的年代,“国破山河在,城春草木深”,曾让万国来朝的大唐由盛转衰,自此苟延残喘,颓然黯淡。泸水关外,白雪皑皑,人强马壮的吐蕃大军兵临城下,剑指长安。60岁的西川节度使高适交战不利,节节败退。军帐中,花甲之年的他,隔着漫天风雪,向督军讲述着曾经璀璨而闪耀的那些人。

曾经以为李白、杜甫、王维、王昌龄、岑参等等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,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备受推崇,长大后才知晓,他们的一生多是挣扎坎坷,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,晚年悲凉。而那些从孩童起就耳熟能详的诗词,是他们用血泪铸下,当时只是借景抒情,却不知每句诗包含了多少无奈与叹惋。为什么千年后的我们依然在吟诵传唱,就像是他们早已预判了当代人的困厄,也提前为我们备下了一份慰藉。大唐群星的人

往事如烟

任广民

每当在群里看到铺天盖地的歌颂父爱的文章、歌曲,便知道是父亲节快到了。虽然到现在我都不知道父亲节的来历,但触景生情,每当这个时候,都会引起我对父亲更加深切的怀念。我的父亲离已经离开人世二十二年了,每年清明去扫墓,我们都会想起关于他的历历往事。兄弟姐妹在父母坟前立碑,我撰写碑文,请省文史馆馆员、著名书画家刘培民先生书写。

几次父亲节都有写父亲的冲动,一直没能动成笔。前段时间的高考、中考,目睹学生父亲对孩子的殷勤关照甚于焦虑,使我想起自己当年的高考及上大学之路,艰涩而感动内心的父爱,再一次萦绕心头。

1980年,我如愿以偿考上了大学,在那个年代的农村可谓凤毛麟角,当年高考录取率仅为8%,我也是光宗耀祖了。父亲满面春风地拉着架子车,带我去粮站交了半年的口粮(当时农村户口大学生粮油计划第二年才能列入

大清早,老鲁和老伴来到村口,打算坐班车去县城看生病的外孙女。

昨晚,老伴给闺女打电话,闺女在电话里带着哭腔说:“妈,奥妮子下午从学校回来就咳嗽,而且还有点发烧。”

老鲁一听外孙女咳嗽、发高烧,心里猛一惊,最近他从抖音刷到西京城各大医院发热门诊患儿增多,忍不住脱口而出:“奥妮子阳了?”

老伴听老鲁这么一说,心里更慌了,电话里急忙叮嘱闺女赶紧打车去医院,不敢耽搁。老鲁一晚上心里就像猫抓似的,翻来覆去睡不着,第二天,天蒙蒙亮就喊老伴起床跟他去县医院看外孙女。

左等右等不见班车来,正在这时,一辆“黑车”停在路旁,司机缓缓地摇下车窗伸出头来,冲着老鲁问:“叔,你跟我去县城吗?”老鲁本来不打算理睬,只听那人又说:“我去县城呀,你二老若去县城,我把你两口子拉上。”

“两个人坐到县城多钱?”等车焦急的老鲁忍不住问。

“跟坐班车一个价,班车过来还要半个小时呢。”

“好我的老姨哩,平时班车从这走县城都是六块,您坐我的车不但节省时间,还舒服……”

老鲁见小轿车上还坐着两个男女就妥协了,经过一番讨价还价,最终以每人五块钱成交。

现如今大伙生活普遍富裕了,许多家庭都买了私家车,农村搭班车的人越来越少。班车生意惨淡,为了节省油料费班车发车次数减少了,以前每二十分钟发一趟车,现在五十分钟发一趟。

下车前,司机把一张写有自己电话号码的纸条塞到老鲁手里说:“叔,我看您也是实在人,下午回的时候打电话,随打随到,我再把你们送回去……”

“架”回来的丈夫

史红霞

见不到他的影子;要不就是眼睁睁地呆立一旁,目送他和他的弟兄们跳上汽车呼啸而去,然后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这几乎全是男人的大院内外晃来晃去,心里憋得要炸出火来。所以我宁愿坐在那里等他,想他,念他,盼他。

我爱幻想,没结婚的时候,把小家庭的生活想象得光彩四溢,就豪车、别墅、出国留学了。结了婚才知道,其实不外乎是柴米油盐、吃喝拉撒。他研究生毕业分到前线,留下我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守着四居室,想的时间就更多了。虽然我知道这是杞人忧天、自寻烦恼,可是我又忍不住不想。当他十天半个月不回家,我就怀疑他是不是把我忘了。当他说好今天到家却仍不见踪影,我就担心他是不是出事了。在想象中,我也经历了万般劫难,我恐惧、伤心,恨不得马上就去找他,发誓等他回来好好收拾他。不过他当真回来了,一切的怨、一切的气也都随之烟消云散。

他回来了,我的寂寞逃走了。工作的时候想到有人在家等着我,真的就像某些文章里所说的那样顿感干劲倍增。走在下班的路上,想到那扑面而来的屋温暖暖气、一桌丰盛晚宴,我兴奋得眼热心跳,想唱起来,想跳起来。可一想,这样的日子会马上过去,他很快又要离我而去,我的心又掉进孤寂的深谷……

最害怕的时候终于来了。他的病好了,正在收拾东西准备下午归队。

“明天走不行吗?”我轻轻地问。我怕自己哭出来。

“待的时间够长了,下午回去说不定能赶上明天八点上班呢。”他不看我,不动声色,继续把衣服往包里塞。我不再说什么,纵然心中有万般不舍,为了他,为了他那一句话,我也不能再说什么。我冲过去抢过包,把屋里所有的好吃东西都塞进他的包里。但每次他都会把它们再掏出来留给我。

他每次归队,都不让我送。他说:“当我在单位交通车上,看着你独自一人开车回家,我不敢不想走,我真想跟着你一起回家,可是我又不能。”当他对着我慢慢说出这句话时,我禁不住鼻子一酸泪水盈眶,我多想对他说,其实我也舍不得他走啊!

看着他恋恋不舍地走出家门,在门外又回头看我一眼,送来一个飞吻,留下一个笑脸,然后“哇”一声带上门走了。听着他咚咚下楼远去脚步声,我感到一阵一阵的孤独感向我砸过来,我好想冲出去,送他到车站,看着他离去。可是我不能,为了他,为了他那句话,我不愿在他繁重的工作之上,再添顾虑我的重担。我只希望他在远远的陕北油区前线,无忧无虑地工作完,安全回到家里。

丈夫走了。听着他下楼的脚步声,真希望他再一次被“架”着回来。

苦。24岁的他在《望岳》中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。56岁的他《登高》中哀叹:“万里悲秋常作客,百年多病独登台。艰难苦恨繁霜鬓,潦倒新停浊酒杯。”电影里还刻画了一位奇女子——裴十二。她深得裴家剑法真传,一柄长剑舞得飒飒生风,然而只因是个女子,就被挡在杀敌报国的所有途径之外。

今人不免古时月,今月曾经照古人。原来在时代的洪流中,都有少年的志,青年的闯,中年的坚,暮年的感,个体的迷茫求索,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。追逐心中的“长安”,或春风得意,或艰难险阻,当下的酸甜苦辣种种加在一起,便是你我的“长安三万里”。千年遥望,让我几度热泪盈眶。我想到了苏轼,想到了毕加索,想到了贝多芬,想到了塞万提斯……或许,他们的一生在当时看来并不胜意,但他们的千古绝唱却滋润了无数人,成为人类史上的璀璨明珠。他们从来不曾被遗忘,也不会被遗忘。奈何当时学业繁重,只顾着赶路,功利潦草地背记,竟没来得及窥探古人风骨,而今再看,篇篇诗词意味深长,只觉能穿越时空与他们对话是一件幸事。把酒言欢,敬背诵全文的古诗,敬曾被题海埋没的浪漫风骨,敬后知后觉的人生。愿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诗意人生。

父亲的礼物

任广民

国家粮油供给计划)。交食用油时遇到了一点小波折,从当年9月到年底,每月半月食用油总共要交2斤油菜籽,因为我们生产队不种油菜籽只能折成现金交给粮站。当时折算了多少钱我记不清了,但父亲就没有这几块钱,粮站站长和工作人员与父亲很熟,父亲是生产队长,每年到粮站给队上交公粮。他们急切地说:“老任,借钱折了交成菜籽给你娃把粮油手续办了,要不然你娃上大学没有饭吃,菜里没油。”父亲出了粮站到不远处的公社熟人那儿借了钱,交给粮站。父亲是文盲,不识字,拿到粮油迁转证,急切地让我念给他听,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笑容,边走边说:“你吃上商品粮了,是家人了。”

后来,去看闺女或者去县城办事,老鲁又搭乘过几次私家车。

老鲁的儿子在县城上班,前段时间经人介绍了个对象,想着儿子结婚,买婚房还要一大笔钱,经过考虑,老鲁花了两万多买了一辆二手小轿车,也跑起了“黑车”。为了招揽生意,他还在微信上建了个拼车群,每天早出晚归,忙得不亦乐乎……

一天,老鲁拉着一车人快到县城的时候,只见路旁停着一辆交通运输执法车。调头是来不及了,一位身穿“天空蓝”制服的女执法人员冲他打着靠边停车的手势。她快步走到老鲁车旁说:“您好,我们是县交通综合执法大队的,这是

就这样,老鲁的“黑车”被执法人员暂扣了,老鲁以没钱为由拖着拒不接受处罚……

一周后,儿子打电话说周末要带女朋友回来吃饭,也让父母见下面。老伴一听儿子要领对象回家吃饭,那爬满沟壑的脸上,露出了舒心的笑容。

周末一大早,老鲁就让老伴去镇上割几斤肉,再买些新鲜蔬菜,老伴图快,就到村口搭了一辆“黑车”去买菜了。

十点多,老鲁就在大门口等着儿子,一辆出租车停到门口,儿子先下了车,紧随其后,一个身穿白T恤的女孩也跟着下了车,那双双丹凤眼,老鲁感觉尤为眼熟,这不就是那天扣他车的女执法人员嘛!

老鲁一时傻眼了,愣在门口不知说啥好。儿子见状忙对老爸介绍说:“爸,这是我女朋友,叫卢梅,在县交通综合执法大队上班。”儿子没看见他妈的身影,便问:“爸,我妈人呢?”“快,快,屋子坐。你,你,你妈去镇上买菜了,一会儿就回来了。”

“叔叔,您好,您还记得我吗?”卢梅接过老鲁递过来的纸杯,喝了一口水接着说:“叔,我们反对您跑车,但是私家车没有营运许可,跑车属于违法行为,会被处罚的。再说您没买相关保险,万一发生交通事故,保险公司对您拉的乘客也不会赔偿。”

“你喝点水,今天咱们不谈这些。”老鲁红着脸说。

正说着,老鲁的手机突然响起。“啥?我老伴坐的‘黑车’和货车蹭了,人受伤了吗?她现在在哪里?”

老鲁感觉脑子“嗡”的一下一片空白,忙对儿子说:“赶紧,你妈坐的‘黑车’发生交通事故了,你,你,快,快骑咱家摩托车带我去医院……”

“黑车”风波

祁军平

我的证件,请您配合我们检查。”

老鲁强作镇静,问面前站着的女执法人员说:“咋啦?我车上拉的全是我家人。”

女执法人员身边的三名同事使了个眼色,老鲁小轿车上拉的三男一女,便被带到一旁分头问话,任凭女执法人员怎么问,老鲁一口咬定车上拉的是亲戚。

不一会儿,女执法人员就拿着四个人的微信付款截图,对老鲁说:“叔,您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管理条例》第六十四条规定,涉嫌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,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。请您将私家车停到我们的指定场所,接受调查处理。”

平凡人生

黄杰

一路的支撑

打记事起,听到最多的是“多吃点、多穿点、别着凉……”从不计其数的“唠叨”到成家立业的热泪,她总是在默默守护着我,或许她不是最优秀的

女人,但在我心中,她永远是我最可爱的女人,我的母亲。无声的爱像落红,他一边教导我勤俭节约,一边却总是买最好的给我;他一边严厉地责备我做错事,一边在背地里自责;他一边微笑着送我去部队训练,一边转过头擦眼泪,这就是我的父亲。无论何时何地,他们都是我心灵的栖息地。

“哇哇哇……”妹妹出生了,那年我10岁,她成为我小时候最想要保护的那个人。记得我常常因为她受欺负而去和别人打架,也经常因为她的告状而被母亲责骂,不管怎样,她总是会把那些自己舍不得吃的零食留给我。在成长的道路上,我们分享欢声笑语,经历烦恼忧愁。她的到来没有分走父母对我的爱,还为我增添了一些陪伴。

18岁那年,我怀着满腔热血进入部队,开启了军旅生涯。从懵懂无知的少年,到后来敢于担责的军人,我明白了肩上的重任——国家和家。离开家乡,到祖国需要我的地方去付出青春和汗水。每当中秋佳节,我渴望阖家团圆,但作为七尺男儿,我清楚自己的职责是守护,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团圆。我将那说不完的祝福讲给了云,将那道不尽的思念说给了风,只希望它们越过祖国的山河,将祝福带回家。

如今,时光荏苒,我离开了他们,投身到忙碌的工作中。但无论我身在何处,他们的教导从未远离我的心灵。忙完力的一通电话、一条简讯成为我进步的动力。他们那一声声“孩儿,今天累不累,吃了没……”带给了我无限的力量和勇气,让我在前行的道路上更有动力。

舅家的丝瓜

任文



盛夏季节,在乡下的农家院落,看最热闹的花开,莫过于丝瓜花开。

丝瓜开花,简直是一种热热闹烈的铺展之势,闹腾了整个农家小院子,使人彻夜难眠。好像一群活泼的孩子聚在一起,有说不完的话儿。于是,满院里撒野了,麦秸草垛上伏着的,篱笆墙上趴着的,杏树、桃树上攀着的,轰轰烈烈。

丝瓜是一种平淡无奇的蔬菜。在老家,每户庭院里都喜欢在院墙边种些丝瓜,然后用水条扎一个木架,过个把月,那木架上便爬满丝瓜藤。小时候,我最愿意去的地方就是舅舅家,舅舅家在洛河北山的滴水沟里,那是一条窄窄的深山谷,树木葱郁,鸟语花香,汨汨流淌的小溪从山沟深处流出。舅舅家院里的丝瓜藤,沿墙搭设的丝瓜架遍布四周,丝瓜花开的季节,满院黄花灿烂,是一年四季中最难得的景色。

每年谷雨过后,迎来了种丝瓜的好季节,舅舅就在院落沿墙一周刨沟,撒上一行行丝瓜种子,隔十天左右的就点上草灰、鸡粪等。日子在期盼中一天天地过去,不久,嫩嫩的丝瓜苗便悄无声息的破土而出了。丝瓜苗一周用木棍、树枝或竹竿搭架,偶尔锄一下杂草,疏松一下土壤,当丝瓜藤长成型时,它们攀绕在瓜架上,然后便迅速蔓延开来。不久,便陆续长出绿叶,开出一朵朵的黄花。舅舅家的丝瓜花,这朵蔫了,那朵又开了……那种浓烈的美好,是我记忆里永存的景象。花尽时,长出绿色的长长的丝瓜。嫩绿的丝瓜在架上摇曳,吮吸着丝瓜架空隙间透射出的阳光。从春末开始挂果,直到深秋时,满院爬满丝瓜的景色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,瓜熟蒂落的霜降岁月,丝瓜走完了它丰富多彩的一生,丝瓜秧却孤零零地遍布在院落里,舅舅总是留下一些个大长相好的丝瓜做种子,直到叶子落尽,枝茎枯了才扒皮取籽,精心收好,来年再做种子。

记忆里的每个暑假,我都会去舅舅家,不仅为了舅舅家那满院丝瓜花的乐园,更为了品尝舅舅亲手做的好喝的丝瓜汤、丝瓜炒鸡蛋。在丝瓜架下摆一张饭桌,凉爽方便,我和舅舅一家人围在一起,碗筷交错,其乐融融。又见丝瓜花居的多彩季节,得益于党的富民政策好,居住在滴水沟里的人家终于搬了出来,修建了房屋,过上了美满舒服的日子。可是积劳成疾的舅舅过早地离开了人世,唯有滴水沟里丝瓜架下,舅舅弄丝瓜的身影是印在我脑海里最深刻的记忆。

春暖花开,满头白发的舅舅还不忘种丝瓜炎,在移民新居门前为丝瓜搭架。夏日炎炎,那些瓜架上,爬满藤和叶,而叶间,一朵一朵的小黄花开,不多日,院门前就会黄花灿烂……